



数枝梅

□陈小庆

冬天的墙角是寂寞的，就连冷风吹到这里，也只是迅速打个旋儿就走了，没有什么会在这里停留。这是多么精致的墙角：地面铺的是大青石，上面有些许苍苔、些许落叶，或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接地一尺半高是青色的砖，用白色的石灰勾缝，上面近一丈高的是大片的粉白墙；墙的顶端是深红色的瓦的檐楞，再上面是高高的蔚蓝色的没有年代感的天空；偶尔某阶段会看到一棵种在墙里的树，是椿树或者枣树，长得很高时就遮住了一部分天空，夏天时枝繁叶茂，冬天时枝丫纵横，这树或许某时又会消失在时光里，只剩下那天空；那天空夜里有星辰月亮，白昼有太阳或云朵，无论你什么时候仰望，都看不出年代，即便是唐，即便是宋，墙角就那样在那里，天空就那样在那里，树有时在几十年，有时不在几百年，有没有树都无妨，一千年一万年也没什么不同。

如果你，站在某段时光中，站在墙角往路那边看，长满青苔的甬道，通往一扇朱红色的大门，门上镶嵌着铜钉，你去敲门，门是很厚的木头做的，安装得又很牢固，直接拍没有什么声响，不会震动门框，更不会把门拍得哗啦啦乱晃，只有你手拍着那铜兽嘴里衔着的铜环，铜环打在下面的铜底座上，才会有传得远的清亮声音发出，院子里才有可能响起脚步声或“谁呀”的问话声。

你且在这里等，这没有年代感的迷茫时刻马上就结束了，是的，只有遇到人，才能让你衡量出所在的是什么时空。

如果开门的是一个头戴方巾身着长衫的老管家，用一口半文半土的开封话问你是谁人，那么你一定来到了宋代，甚至这里就是开封府的巷子了。那时开封话天下盛行，就算这里不是开封，也有长年住在东京汴梁的人，学得一口开封话，见到陌生人都想要拽几句，以便证明自己见过世面。如果开门的是个扮相精致的小丫鬟，和戏文里或幼时墙上贴的连环画上画得一模一样，你一眼认出她是那个《西厢记》里叫红娘的小女子，那么你一定来到了唐代，这里就是河中府了，并且很有可能你就是那个叫张生的人，这时你也隐约知道了自己的身份。

如果开门的是一个穿西装打领带的年轻人，操着一口京腔京韵的普通话，问你找谁时，你所处的一定是21世纪20年代。如果开门的是一个居委会大妈模样的人，上来就看看看吧，大单间小单间水电齐全家具都有，那么你一定是在这里租房子了。

那个寂寞的墙角很快就有了年代，那高墙上的天空也有了年代，一切便都有了非常实际而具体的线索。但再具体的生活，也离不开那些思接千载的思绪，《西厢记》里的红娘，就算每天再忙，她若是个有点思想的人，若知道些更古时代的故事，知道些遥远的离别，当然我认为她一定知道那些，她一定会偶尔想到以后吧，想自己以后找个什么样的女婿，想自己的孩子，孩子的孩子……

终于，在一个阴郁的日子里，这个甬道上走来了王安石，他看到甬道尽头的墙角长了一株植物，时值隆冬，天阴欲雪，他看到那株植物上已然有一层薄薄不均的雪，但天还没有下雪呢，他于是知道那是一株白梅，因为他嗅到了一缕花的香味，幽幽的、淡淡的。

于是我们知道，这里就是江宁，这里的冬天，雪是若有若无的存在，有时候会积雪，但化得很快，有时候就只是下雨。

王安石可能希望此刻江宁能下一场雪吧，他在开封府时，冬天总是有鹅毛大雪。他看到那株植物时，一定眼前一亮，然后发现并不是雪，是比雪更让人欣喜的白梅花。他黯淡的心情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于是他在这里住下了，守着那数枝梅，不再寻寻觅觅，那一株点亮他内心世界的梅花，那守着古老的墙角的梅花，就这样安慰了一个失意的人。

过了九百年后，幼年的我第一次读到“墙角数枝梅”的时候，只是觉得美，甚至读出了一点点安逸感：梅花开的时候，就是深冬了，深冬就快要放寒假了，然后寒假里要过年，一连串的美好期待都在等着，那是深冬时节里必然蕴含的快乐，那快乐足以抵御严寒。但那时的我想象不出来王安石诗中所说的墙角是什么样的，我只能想到我遇到的每一个墙角，妄图安放这株梅花。我的小学校门口，那里有个不错的墙角，那墙角是大于直角的，平整干净，且美观大方，两边的水泥墙上分别刻着“教育要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可那里太热闹了，处于居民区的中心，就算放了寒假，那里也人来人往的。那时的我，即便不太懂审美，也知道太热闹的地方是不合适的，再美的事物，也经不起熙熙攘攘的脚步来来往往，熟视无睹对于美好的事物来说是可怕的，何况一株素喜清静的小小的梅花？

这株梅花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不需要被所有人看到，于是我常常在寒假里，到处注意那些适合安放那株并不存在的梅花的地方。我经常打酱油路过的一个废弃的大院子，大门早已坏掉，仓库里堆着很多香烟，那里可能是个卷烟作坊。我在窗

口看到一些包装好的香烟，一箱一箱的，箱子破了，发霉的香烟漏出来，这里不合适，虽然安静，但那么粗糙和让人心烦。

我又想我家里的各个角落，那时三家合住的大杂院里没有安静又干净的角落，就算人少去的地方，也总放置着一些柴火，或者一口破铁锅，根本不是梅花的住处，门外的街道上也没有合适的地方。

我还在我的校园里到处寻找，我和同学小海常在操场一个角落斗草，我们捡那些杨树或梧桐树的落叶，把叶柄对折后互相勾住拉扯，谁的断了就是输，叶柄太嫩或太干枯都容易折断，至今我还记得某一根韧性十足的叶柄，连着拉断了小海的好几根叶柄，那样的游戏竟然那么迷人。当时我不知道这就是自古以来有名的斗草游戏，我不玩这个游戏很多年后，才在宋词里知道这个游戏的名字。可是，那里的围墙太粗糙了，并且朝向，适合晒太阳，而我记得梅花在太阳下并不好看，它适合那种阴郁的天气，花朵会显得更明亮一些，所以那儿也根本不适合……

很多年来，总是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适合安放那数枝梅的地方。虽然我知道，就算我把梅花安置在热闹的地方，依然不会有人看到，因为那是在我心中的梅花。可是我依然不会随随便便把梅花安放在那些地方。这么多年，我始终没有给那数枝梅找到一个合适的角落，但在我的心中，总是有那数枝梅的位置，一个完美的墙角，位置模糊却无比合适：那里有静静开放的梅花，有凛冽但并不猛烈的寒风，有即将到来的寒假和春节，有坐在教室里等待下课、等待放学、等待放假的少年，甚至窗外的天空已经开始飘着几片雪花，街巷里偶尔都能听到爆竹声……

如果你心里也有这样的数枝梅，就把它也放在这样的冬天的墙角吧。



日出云霏开

贾蓝 摄



散文阁

解放路、塔南路、太行路，烈士街、车站街、新华街……作为土生土长的焦作人，我对每一条道路都熟稔于心，尤其是新华街。

小时候，母亲上街，常拉起我的小手，说：走，去大杨树。

街是有名字的，叫新华街。但母亲总叫它大杨树，估计是路旁长着大杨树的缘故吧。所以随母亲走到那里，小小的我总是仰头看那里的大杨树，一排大杨树粗直高大，叶片茂密油亮，在风里唱着“哗啦啦”的歌儿。

那时新华街是市里最热闹的地方。先是路口卖花生瓜子水果的露天摊儿，然后是几间有着老式建筑的人家，在大杨树树下安静肃穆。对面的国营裕茂祥老店不大，货架上的物品满满当当，人们经常在它橘色的灯泡下进进出出。

然后是糕点厂，每每路过都能闻到做糕点溢出来的香甜味儿。走过一个胡同口是国营的百货公司，最大最亮，那里有白色的日光灯管照着柜台和货架。那时的百货商店货品最齐全，有锅碗瓢勺、脸盆暖壶、针线顶针、围巾帽子，还有一卷一卷的花布排列在墙架上，有的放在柜台上，不买也可以摸一摸，感觉一下布料的厚实绵密。

紧挨是一家银行的储蓄所，母亲常在里边手填了单子，存钱或者取钱。然后是一家国营照相馆，母亲常在春节的时候带全家人去照全家福，或者给成绩优秀的我照张手拿奖状的照片，留给我许多“有图有真相”的美好回忆。

照相馆对面是医院，有时发烧感冒、嗓子疼，母亲会带我去看病，看完了便带我去路口那家露天摊儿，给病中的我买些好吃的，很快病就好了。

最记电线杆下的小酒馆，在夜晚昏黄的路灯下亮着温暖的灯光。常有拉车、装卸货物等出力气的男人在那里喝上一杯，散装的白酒从酒坛里打出来，飘出浓浓的酒香。

酒馆门口有卖下酒菜的，有茶鸡蛋、煮黄豆和花生米。那时候一毛一个的茶鸡蛋我是不敢问津的，三分钱一勺的花生也有点小贵，两分钱一勺的黄豆偶尔还可以买。卖豆的接了二分钱，便用小勺舀了一勺，倒进我的手里。黄豆咸咸的很香，我边吃边往家走。昏黄的街灯照着我，身后是大杨树“哗啦啦”的歌儿。

记得有一年暑假回老家住了很长时间，看着老家火车站那两条通向城市的铁轨，我想起了离开多日的城市和城市里的家，想起了昏黄路灯下的新华街，还有路旁安静的大杨树。

新华街是一条百年老街，先后叫过东马市街、杨树街和中山东街。上世纪初，英国福公司为掠夺焦作的煤炭资源，来到焦作开矿，并修建了省内第一条铁路——道清铁路。北京、天津、开封一些城市的商业资本家，争相在这里开设商行、店铺。那时的新华街，饭庄、银行、电灯房等商铺林立两侧，店铺150多家，成为当时最繁华的街道。一个叫田积善的人，当时在焦作推小商贩卖煤炭，为了夏日乘凉，在家门口种下十几棵小杨树，后来茁壮成长。一百多年的风雨，那时的大杨树现在也只剩下几棵，但老一代的焦作人还会管新华街叫“杨树街”。曾在资料上看到过一张那时的街景照，黑白画面上是依稀的街道和店铺，还有街上来往的人。一排小杨树，在街道旁郁郁葱葱。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焦作的发展，出现了贸易大厦、青年路等新的商场商业街，这条百年街道却失去了人流。我那时刚结婚住在焦东，从那里经过，明显感觉到了它的沉寂：周围还是低矮杂乱的民房，街道依然是窄窄的路面，破损的路面坑洼不平，沿路的店铺大都关门闭业，只有中间一两家在营业，少有来人和车辆，店家忍不住端着椅子坐在外边，打起了苍蝇。大杨树更加粗壮了，却冷清得像迟暮的老人，平静地望着我。

2000年前后，新华街终于迎来了新的生命力。路旁低矮的商铺不见了，杂乱的民房拆除了，沿街是栋栋整齐的居民楼和商业楼比邻而居，路也新铺了柏油，加宽平坦了。路边中国电信、中国人寿、五官医院、储蓄所、药店应有尽有。百年焦作陈列展览馆在英福公司钱庄旧址上建成，每天对市民开放。辣子鸡馆、好妈妈家常菜、艳秋烤鸭店、孙胖豆腐卷小菜店、矿山饼皮、回回来等本地老店，还有外来的朴大叔拌饭、安徽牛肉板面、湘大嫂等特色餐饮引来川流不息的人群，新华街又恢复了强有力的脉搏和心跳。

那几棵大杨树随着道路的扩宽，现在站到了路上，人们用一圈铁栏杆，保护着它们挺立的百年身躯。因为它们不仅是国家三级的古树名木，还是“大杨树餐饮娱乐一条街”的形象代言。车水马龙、霓虹耀眼，有次和朋友聚会，酒至微醺，一时不知身在何处。直到看到了街上那几株粗壮挺拔的大杨树，才明白是我多年走着的新华街。

新华街，一条历史厚重的老街，一条繁华依旧的老路，蕴藏着我们的记忆，安放着我们的情感，不仅见证了一代代焦作人的成长和前行，更见证了焦作日新月异的发展和变化。

走在新华街上，如走在百年的时光走廊里。我书写着这条熟悉的街，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

山静鸟谈天

□王保利

开冬良月，天已薄暮，从云台山茱萸峰感念摩诘先生的情怀，回到居住的民宿。鸟鸣声声，那美妙的旋律回荡在我的耳畔，一段“既然来到人间，便去爱，去经历，去感受，去欣赏一切微小的欢喜”也倏地进入脑海。便移目窗外，游目骋怀，去欣赏那微小的欢喜。

倚窗远眺，暮光中的山峰宛如巍峨的铃印，守护着一切生灵。足有四五十只的灰尾巴伯劳鸟，缕缕飞行开始集结，像是日暮时分来这片树林总结打卡。有的在表演滑翔，翅膀纹丝不动；有的不言不语，独自在杨树梢上啄梳着羽毛；有的在柿子树上，窥视着柿子留下的红灯笼；有的在玉黍秆上飞来跳去，寻觅最后一粒玉米。

梧桐树上，核桃枝上，以及稀疏密密的萝卜白菜田地里，三三两两栖息的伯劳在谈天说地。只是那一只喜鹊和两只麻雀呆怔地望着它们，好生孤寂。

翌日早晨，呈现另一种情形，山边的树林则成为山麻雀的天下。它们不仅数量多，而且声音大，叽叽喳喳。不可思议，跟昨天一样的环境，却不见灰尾巴伯劳踪影。它们似乎有约定？不得而知。

鸟雀是山里的精灵。在你还沉浸在山乡美梦的时候，它们就热情召唤你了。这些可爱的精灵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只山雀儿呼唤，百余只山雀儿呼呼啦啦响应着。那叫声或呢呢喃喃说着情话，或高高亢亢

呼唤远山，或低低切切抵首交谈。

我拍录着鸟鸣雀跃，远处飘来长笛低缓的音乐，应该有一袭白衣晨练太极拳的身影。西边推窗响，一位男中音吼起歌声，嘶哑如初冬干枯的树木，好在，清脆的鸟鸣覆盖了它的声音。

一抹红霞涂在山尖，天空由黑灰转为浅蓝色，山雀声渐渐稀落下来。它们好似开过晨会，领了各自的任务飞走了，去向何方，也不得而知。

循着鸟鸣重上台云山凤凰岭，在幽寂的初冬净化心灵。这时，朋友在微信群里转发的“水清鱼跃月，山静鸟谈天”的视频，让人热议起来。这副对联运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和动静结合的技巧，创造了一种充满诗情画意且清幽深邃的美妙境界，不仅描绘了自然景色的宁静美好，还寓含了超脱恬淡的人生哲学，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美的热爱和对宁静生活的向往。

“我甚至嫉妒那住在校间的鸟夫妻，它们停在叶下欢唱。”是啊，鸟儿在谈论孟冬时节所见所闻。山里的植物有的不愿脱下墨绿色的外衣，有的呈现斑斓的色彩，一波波游人登上茱萸峰逍遥自在。鸟雀也在侧耳倾听，漫山遍野荡漾着幸福老人的欢声笑语。

山静鸟谈天，正契合此时的情境。在静谧的山林中，追求习静的人们，渴望与自然和谐相处，感受其无尽的美妙与神奇。

菊花开时满地金

□董全云

已是浅冬季节，田地里的庄稼大都收割完毕，碧绿的麦苗刚刚露出个头，一排行裸露着深褐色更像田园交响曲。正在行走，忽地路边出现一大片金色的菊花，令人眼前一亮，这里就是云台冰菊职教教授的怀菊培育基地。

推开两扇竹门，一股香氛幽然，令我讶然的是她的培育基地四周居然用金银花当篱笆，篱笆墙上开着紫色的银菊，比寻常的白色香味更浓郁些。

职教教授的菊花培育基地，不仅有药性好的小白菊、金黄的冰菊，还有新培育的岩菊。岩菊对于我并不陌生，常常在没有泥土的岩石上，傲然子立着几朵白色或淡紫色的外花，花姿高雅，花色清丽，也不香，却多次进入我的镜头。

万花纷谢，秋景萧条，唯有菊花破霜盛开，花枝满头，繁英似锦，引得文人竞相留下不少诗文佳句、佚文趣事。而最有趣的莫过北宋的东坡先生。一日他到王安石家做客，一波波游人登上茱萸峰逍遥自在。鸟雀也在侧耳倾听，漫山遍野荡漾着幸福老人的欢声笑语。

苏武不比黄州，怀菊自然没有“吹落黄花满地金”的场景。当职教教授引领我们来到云台冰菊种植地，只见紫色的小花，花姿高雅，花色清丽，也不香，却多次进入我的镜头。

怀菊的嫩苗可做菜，花朵可入药饮茶，花叶可酿菊花酒，如今又带着乡人奔上小康，难怪这里的人家都这么喜爱菊花，门口路边也星星点点

读后暗暗发笑，心想：人们都说菊花不畏严寒，怎么会西风一吹就落下花瓣来呢？苏轼自以为才华过人，忍不住在纸上写下：“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他还特意把“仔细吟”三个字放大，然后微笑着看了一遍，悄悄地不辞而别。后来，苏轼因政治上遭受失败，被贬到黄州。第二年重阳过后，连日大风，风息以后，苏轼约了好友到后院赏菊。只见后院里像天女散花一样，到处是金黄的菊花瓣，满地铺金。苏轼顿时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话来。

修武不比黄州，怀菊自然没有“吹落黄花满地金”的场景。当职教教授引领我们来到云台冰菊种植地，只见紫色的小花，花姿高雅，花色清丽，也不香，却多次进入我的镜头。

怀菊的嫩苗可做菜，花朵可入药饮茶，花叶可酿菊花酒，如今又带着乡人奔上小康，难怪这里的人家都这么喜爱菊花，门口路边也星星点点

种满了菊花。

高洁者爱莲，清高者爱梅，隐逸者爱菊，而五柳先生种菊、采菊、食菊、赏菊、颂菊，与菊为生，与菊为友，隐逸情怀，又与菊相同。魏晋钟会的《菊花赋》写菊花的溢美之词：“何秋菊之可奇兮，独华茂于凝霜。挺葳蕤于苍春兮，表壮观乎金商。延蔓蓊郁，绿坂被岗。缥于绿叶，青柯红芒，华实离离，晖藻煌煌。”虽古华年，有闲人考究五柳先生的菊花也是山里的野菊，或者是甘菊，而非开封菊城那壮硕雌曲如妇人的长发被汪曾祺称为的懒人菊的大菊花。经历风雨，傲骨浩存，这些丰满而清明的黄花，愈发灵动美丽，朵朵散发着淡淡幽香。

此时，一位大娘拎着一个饭盒来到一位正在菊花田不停采摘的大爷面前，打开饭盒，端出一碗冒着热气的饺子。“吃吧，吃了好好干！”大娘将碗端到老伴手里还不忘调侃，大爷两眼眯成了一条缝，褐红的脸膛立马盛开一朵菊花，而大娘也笑成了一朵花，两人在金色的菊田里开心地吃着、笑着。

我的眼前有些恍惚，不觉大乐，分明两位老人也成了千亩菊田里在风中摇曳盛开的两朵长寿菊。